

14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與陳滬海同鄉



微行之日適台翁有事青溪不獲而辭西望悵然救廬密
邇深荷高梧之庇平時家人婦子輩慮無不景服清風退
而自戢者廉立之化百世猶興而况在宇下者乎兒輩幸
收門墻百惟指教為感不肖最荏弱邇者為潘氏事亦捫
心難昧翫籛不和之虞恐開罪于時人此事誠愚然亦自
信于當愚不甚悔也倘其督過而中傷之伏冀台下拯以

與社友姚通所

恭聞榮列省垣不勝忻慰隨接教詢及芻蕘尤荷諄懇以
台丈迎刃之才木雞之養必有主持國是迴挽紛綸者洵
社稷之福也弟滯迹蒿蓬見聞僻陋無能為故人助第海
隅一二利害興革未定謹列款以聞幸與採風使者一商
可否而台丈履幃寰宇之澤自此始矣羽便勒報伏惟珍
玉以膺大眷

上王遂翁座主

日承老師留飲見簿書冗沓醒釀不御此由焦勞太過精力疲而民社福也然不肖以為唇吻雖渴冰水不宜多用門下士於師臺政如人子於親之所爽口過多子必從容微諫發於懇誠幸老師勿以芹曝也者而鄙棄之茲上拙笈十首求覽乞假片刻批發

上邑侯魯人徐公書

敬啓包補一事誼切梓里敢特乞靈於台臺益鹽有雖兩
司而竈之田徭從有司編免六團九團墩蕩為海衝噬而

竈丁流亡優免悉為富家影射竈丁有免之名無免之實
也而鹽司課額往々徵解不前總催賠費傾家故前任劉
父母議為包補使竈有實惠而豪強猾胥無能假冒最善
政也著為令甲行之有年矣不意華亭緩于催徵而敝邑
解戶有稽延之誤當路遂有廢草之意但徵解愆期不過

暫時情誤而草去包補遂貽無限害端今幸益其臺送其臺覆
議海濱萬竈待命此舉伏祈台臺俯念兩團貧竈獨有向
隅之悲准其仍舊包補不至因饑廢食俾得嬉遊於大造
中則拜荷明賜尸祝萬禩無窮矣地方公舉冒昧具千伏
惟電炤

與揚汾隅侍御

海濱貧竈其墩蕩漸為海嚙鹽課繁重往年逃移者衆矣
包補之議徵均徭不免之銀減竈戶繁多之額使有司無
詭冒之奸而貧催實沾優免之惠不肖弟進言當路仰荷
劉著翁老師毅然舉行有年數矣頃因華亭拖延懲羨而
吹壑欲并廢之齏司吳公極知此法之不可廢已申明院
駁矣此乃海濱大利大獎門下必有繫於中顧願委未明
恐有仁人之心而未洞閭閻之隱敢特瀝陳并曩弟所誤

碑記以獻伏祈俯鑒借齒牙餘論惠及桑梓則一言利溥其所係於生靈不小也

與喬劍浦司馬

曩年包補一事九團與六團俱利從來詭冒之奸賴此稍剔貧竈之厄賴此漸甦劉著翁老師極善政也一旦紛更殊出意外今幸鹽臺駁審沿革閔頭分於此日不肖弟即稔知其便何處可着其齒牙惟賴門下高望偉論自能祛大害留大利太尊處業已瀝情具控漸悉其微然非門下飛書一紙則十萬師未足為賢也齏司申文甚善更得汾隅丈一言惠顧海濱生靈幸甚弟雖具數行亦恐無足輕

重金仗門下轉致主持其間令謳歌者不獨滿官轍而亦
且徧鄉閭其為行德慕義何如也

又與喬劍浦

原稿

月之六日因便附小書併碑記而所載包補一事想徹台
覽矣事屬鄉隣被髮纓冠誠知非分然亦仰見曩者賢伯
仲之用心共成勝果今遂紛革不無濡手足焦毛髮興挽
回補救之思初九日弟往晤太尊為陳說顛委分別利害
與華亭上海受累淺深分數鹽課耽誤與不甚耽誤實跡
縷指而陳太尊為之爽然索碑記收閱訖且云只為前申
不相閔會故批革至此其利病之故誠有如今所言者觀

其語意初無成心似有機括矣上海與華亭原不同不得
不蚤自白以塞首事者之意如兩邑強欲同例則似乎溺
水者共扭則共淪胥耳其事必主于道尊此非弟所能僭
舌地也諒仁人君子必不當機蹉過便民美事道府二矢
全仰望於台下惟亟圖之

與同籍吳靈麓

自尊即兩遷晤語遂希闊踵賀及賜顧俱不值殊悵倘榮
發尚緩再圖一晤也弟有一思家在古鄆乃仁兄所河潤
首暨之地敢懇垂青、衿屠一衡者疑在府庠乃是舊恩
師屠赤水先生子其制舉義與古文詞能世其父業而醇
謹抑又過之與屠漢毗共宅而處蕭然一貧然聞其政能
以貧自愛者第不肖弟感報之私無從發洩適在仁兄宇
覆輒為冒瀆倘蒙推愛屋烏惠以翦拂則赤水先生亦戴

明德於地下矣

與周恒山親家

照永寧刻本

來時荷蒙親家相挈兩人志氣頗壯也乃共鍛羽顧才具
太懸年華迥異則兩人塗轍不得不分一以再淬于發硎

一以自安其鏽澁分固應也清和初景車駕定抵家園堂
前視饒膝下傳經牢騷不平之感當盡忘之弟初從真冶
丈移玉河東偏親友駢集飲博歡呼可以消日今出關外
投空門相知隔絕僧寮冰炭相顧惟二三隸僕默々誰語
抑或閒理白雲又神疲不能久讀但樹色參差鐘聲嘹亮

一庭空濶涼風時來頗領閒寂之趣而已弟棲遲于此筭計不得不然挺奮剛腸圖迴冷局有志聞之不勝捧腹耳雨窓淒其布此數語

與同籍王瀛壺

八月杪遊剡溪見兩座師隨抵明州謁屠赤水先生墓爰履山川雖甚勞費然以不負此念為快舟回復進別王老師時在菊月二十一也聞二十九日榮發之任抵吳門當在月魄正恒定應與年丈一圖晤觀濤王年兄遇于武林門握手數言如列缺之光一瞬輒去計隨使軺同返乃歸維揚耳

與同籍王瀛壺

弟曩得附年兄榜末今見輩復廁名令器籍中何幸如之
顧才品高下政復絕耳小兒不幸丁本生內艱序屬居長
而弟已舉二孩豈宜奪其烏烏之情雖其意堅不欲遠弟
而弟固辭之以區々教養不足媿所生之罔極也已乞邑
牒上大京兆追昔聞修年丈曾有此舉不識親供驗對何
等究竟伏惟指揮

上邑侯

比因歲飢雀符竊發一日數警無刻安堵竊惟官兵之設
專以衛民不綦布巡瞭則盜賊肆行無復顧忌保甲之法
期于協助不嚴申禁約則比閭秦越誰與禦侮謹條上事
宜伏祈察實施行

與諸同籍

原稿

陶師翁伏苦久矣不惟太師母當弔即師翁亦當候一日
之知終身之德諒諸年丈有際其中而曩出分單未見響
應得毋以公車在邇不遑他及耶獨弟聞人如不任此事
將來廢禮誰執其咎行之未為慕義而失之則甚負心幸
熟籌之

與門人喬翰卿

新正接手書讀之髮欲上指何物造此難端語涉詭秘在
足下固不得不白然僕思之正論大義可以曉端人若宵
壬狼暴頑不可開不必屑計較僕一生受人屈辱或瀕
危數回心豈能忘但不得不忍無可誰何僕猥瑣不足言
姑以身嘗者見例爾足下且謂不急自明必蹈不測僕揣
此中情勢甚不然之大凡事未至則宜慎既至反宜寬大
易訓處坎之道曰維心亨行有尚盍三復斯言哉

與揚陶庵使君

比多凌雨幸無大損第難為客子耳霽後炎生伏惟興居
慎揖為慰敝友某棲遲輦轂下久矣風雲未偶壯懷鬱
欲一覽河山之勝問津貴部則以兄為東道主也昔鄭莊
置騎於郊閔臨邛折節於馬卿兄豈無意乎且聞吾兄為
轉漕慮造福無量敝友此來亦欲助成盛美惟門下有以
命之

上石阡守三山兄

拜別江干倏逾半禩弟重蒙教植感入五內青浦之錄中
敗于仇喙弟謗劣撲椒不足惜獨吾兄曲成至意負之良
多深用腐心耳而機穿在前坎窞在後終不知安所稅駕
勢孤力微舉目無賴倘吾兄閱其褫襪机会處片言洗刷
起深淵而霽霄之世：誦德矣

紫薇堂集 卷四

明雲間陸明揚襟玄父著

上許仰亭老師啟

至仁博覆鉅望嵩巍榮膺簡在之寵綸茂正銓司之端席
勛庸裴傳升聞奚啻貳公啟事山翁晉秩旋超四輔某海
瀕淪落閭里凡庸涸轍窮鱗佇目江河之潤槁畦寸草延
息雨露之滋過蒙引手泥塗垂光閣胷甲乙置其微技俾
桑蟄漸祝以成飛翦拂殊其恩勤使庸駕十駕而希驥此

之肇造何異乾坤茲值熙辰祇通賀悃愧斯蟻叩之微忱
仰徼龍光之末炤

餞魯人徐公

伏以九重紫誥起尾箕來暮之歌萬戶丹心重牛女去思
之想縈膺一札贊掌五兵恭惟台臺雪柱玄精天球國器
製錦江干蔽芾褰帷陌上光華仙署含香少答屏書之績
掖垣簪筆行膺喉舌之司挺節巖、侍論思于朝夕談兵
疊、帶齒頰之冰霜滙洛龜河馬于胸中文穿混沌搯猛
虎神龍于掌上武吸海山左稷契而右臯陶佇觀並列前
馬裴而後盧李豈足擬倫金紫雍容宣入絲綸之閣文章

烜赫願聞藥石之規水酌一杯便是張軌今日才浮百里
謾誇龐統當年苦節知心何但附鳳之故圭峰並馬當思
接佩之行異縣同遊忽有五雲之別相親交態未辭一日
之貧叨民社之末司荷陶鑄之鴻庇板蕨無百計賦太
白之風去江流廣廈有千間頌少陵之顏惟天下涓某日
之上吉展一腔之下忱伏乞俯念離悰實溢樽罍之外垂
情賁止少污黼黻之瞻對山斗于斯須移蓬萊于咫尺鞠
恭鵠立引領鳳來

上徐公祖

伏以丘樊賤植溝壑纖鱗奧潔孤踪徒警心於駒隙攀躋
素悃惟戴目於龍圖恭遇大師相徐夫子鉅德霖蒸隆望
鼎峙鹽梅在匕而採掇塵於菲葑柱石弘基而苴蓄遠諸
案稅是以鴻慈俯注尺寸成林大造垂滋槁枯立起五茸
駐節已雪單寒於困憊之餘九列崇階更進羈窮於雲天
之席雖一顧且等二天况十載有如一旦恩隨榮集感與
涕并茲修芹曝之微忱祇仰台薇之委照

上

恭惟臺下心同玄造
搯比截肪惠日滿乎蒼黎
清風遍於海浦
灾荒之候政倚調停
痼瘵之民倏携怙恃
悵攀轅之罔及
圖貞石以志思
如某一介
鯁愚百蒙
函盖荷萬物同春之闓
澤懷三代公好之遐
心愧輿誦之莫伸
徵龍章於載錫
春溫下逮儼對芝蘭
遙臨輝生蓬華
伏願仁孝以節宣為大經
綸必大展乃光節鉞
重賁於三吳德教旁馳於九有

宴靖江邑尊敏卿趙公啓

伏以鶴奏朱絃日暖河陽花作縣鳧啣墨綬風清洛浦玉
為人慶恰菁莪惟迎竹馬恭惟台臺心清於水仁行如春
文彩爍南金自是賦五色日之手和光霽璞玉直不減萬
石君之風崇階徐陟乎三台魁柄暫先於百里試虞詡以
朝歌之往盤錯可知得尹鐸為晉陽之行保障有賴鑑衡
懸白日魍魎畫迹永玉隔紅塵苞苴夜絕鈎鉅不施而情
得蒲鞭示辱而令行雞之刀借牛之刀叢爾應來莞爾臺

之治即偃之治江城便是武城南下車而治若烹鮮一傾
蓋而人飲醇酒未誇三異寧數十竒願期月以還鯤鵬擊
三千之水祈卽星蚤耀鸚鵡浮一雙之灘化漸浹于甘棠
澤更深于棧樸如揚青氈承顧盼榮接龍門丹悃切瞻依
思板鳶旆謹涓穀旦端展芹衷採三山之蔬媿是齏鹽淡
薄烹一泉之茗慚無水陸竒珍候政府之遑借閒半日過
賓筵之重密邇二天聽琴納薰風官舍之冷自解舉杯臨
福曜蒨屋之照良多對山斗于斯須移蓬萊于咫尺屆期

鵠立引領鳳儀

劉侯定議包補碑記

海邑東枕溟渤海墾之人煮海為業列團者九為墾者三
所輸納灶課各量度水土分別輕重有差國家恤灶勞苦
每丁特復其田徭銀二錢九分甚渥恩也其灶課悉掌之
鹺司而田徭優免則從郡邑審編各不相侵所從來久遠
迨後海水浸淡鹽利浸薄墾場多為波臣所嚙逞：烏徙
散去於是灶不必有丁，不必有田其應免姓氏強半入
於富人之籍富人與奸胥為構假灶丁若干名積之數年

遂詭冒官錢無筭喜事者陰持齟齬之至株引成獄沒微
利於前易大患於後者時有之灶丁既多流徙鹺司之總
催或畢世不識其人課無從辦則廢箸鬻子以償抑或共
為烏有耳下砂諸場惟六團九團為甚計莫可如何則議
鹺司末減課額而有司盡徵徭銀補之名曰包補當事者
議之有年數矣丁亥戊子間監司亦嘗可其議行期年指
為徵解失時尋復停罷困憊滋甚我豫章著翁劉先生名
閔來令茲土其於利病興除如建閘疏渠革總清役皆若
矢赴於的為世永賴更僕未易數矣至包補一議先生閱
其後先文移憮然曰徭賦鹽賦等賦耳優免得恤灶名包
補得恤灶實何事首鼠紛紜之為昔之報罷大率富室陰
撓之胥吏中格之而鹽場攢役又借成法之名留賦額為
漁獵地耳如虞徵解非時何不峻設非時之禁乃至懲羨
併吹薶乎且變起于窮害去其甚天下事何法無利何利
無弊要在神而明之使實惠沾溉民間豈泥一成之條失
惠民之意乎遂臚列利弊上監司除首場課輕者聽二三

場課並重不問其催灶之陳乞與否悉準是法推廣遍逮
包補之議乃定蓋先生以真實心持炳烺鑑故燃犀破怪
迎刃解竹苟利民社斷而敢行即今諸團中國不廢額催
不破產恩波無壅格之虞亡子有復業之漸皆先生賜也
夫世之平政惠民者不過轉移其間甲有益也乙或有損
獨先生斯舉傾擣奸人之窟穴蘇息赤子之脂膏百催千
灶獲沾潤於錙銖而貪人猾胥無開罪於詭冒通變神化
足民裕邊如天之福豈有量哉父老子弟無不社而稷之
會先生以治行高等膺召蔡順喬輓輩將圖貞珉以無忘
先生之德并冀後來者無墮先生之政故徵言於不佞揚
揚為先生門下士受剪拂恩最深且海濱人知海濱事遂
忘其陋而作之記雖然異日者得無疑阿好乎則有萬灶
之心銘在合邑縉紳士與攀卧之萬姓扶携而前歌咏鐫
石肖貌專祠遂為東海盛事則又有縉紳士與攀卧之萬
姓在先生名一燼號著泉江西南昌人

徐侯重濬趙家溝碑記

代三山兄作

照石刻

海邑之東鄙與練川壤接者為二十二保諸區環抱溟渤
厥土高亢其潮汐從西北吳淞口逶迤而南幾五十里東
入東溝浦分注各河若趙家溝其著者也趙家溝橫亘十
有二里綰帶高行三鎮東抵脩塘沾溉數萬畝歲輸縣官
粟萬鍾齏鹵薪布載之出米菽材料百貨挾貨行机利者
載之入蓋亦東鄙名川也頻年旱魃屢災潮汐雜沙而至
黃赤如糜其綠河奸民或平時陂塗以拓尺寸植扈以罔

漁利實助之虐於是水勢之去來弗獲駛疾而泥沙頓積
矣垂之十年僅存若帶扁舟為梗商人擔負而趨計無所
牟利則轉徙而化為烏有三農束手懸耜仰天號呼油
綠野彌望為石田痛忍言哉士民屢懇上官屢格不得請
即蒿目任事者亦惛然失色謂此河無復通期辛丑春居
民沈校顧隆陸信輩白狀直指何公直指公心知大令徐
公繳績業濬肇嘉浜諸河茂異種：乃下其事大令公立
召父老集廷下廉得實慷慨申令精簡贊政徐君專董是
事授以方畧贊政君至日食一菜脫粟之飯執畚鍤為氓
庶先矢心飲水即或具壺殮餉左右戒弗享也役夫雲集
度其道里遠近別之等差清占奪復故址强者通刺以殺
之氣惰者蒲鞭以示之罰遠而餽弗給者則分俸以續之
食蓋人人鼓奮矣而大令公程督之檄又日下時令公適
報擢大司馬職方即車馬有行色猶拳：不怠是河則以
四月五日告成事是役也始建議時春及季矣里人鑑已
事者竊非笑曰唉謀之數十年不得今時日幾何而妄議

大役畫餅庸得啖乎初落：難合甚者或陰撓之乃贊政
君從容指麾不惕不疚甫浹月收成功凡濶六丈深丈餘
長三千丈有奇幾與向者肇嘉諸河埒則其廉勤之底績
而今公風勵諸司之明驗也人亦有言俟河之清余不佞
髮蕭：短見是河再塞再䟽顧無如茲役之偉且捷者然
猶窈有生揚之慮夫十人樹一人拔幾無生揚蟻穴能潰
堤一葦獨不能障流乎茲願與食土之毛者約毋或如曩
之干紀紀法營私塞流則當事者令德垂之永：而子孫
黎民與有榮利余季父少尹豫門及中表州貳守養誠屬
不佞記其事於石故不辭無文而詮次如右

紫薇堂集卷五

明雲間陸明揚襟玄父著

蒙冤畧節

族兄元勳向以峻惡著名揚父生員柝與惡居鄉鄰近被
謀命產成仇萬曆八年正月內乘父在城叔貯櫃銀揚亦
幼年在城附師楊青萍受業隔家四十里惡輒唆伊外父
曹念逼占義男吳祚拆散伊妻致祚於是月二十一早念
縊慌計惡少李位將帶釘門木打毀屍額希圖賴害以釋

已辜屍母高氏指實告縣惡反陷揚姦殺妾執生前打傷
陷絞解府駁批青浦高氏及屍兄吳梅隨將惡等殺陷實
情控告前院田亦批青浦縣屠簡係死後殘屍審揚果不
在家又經里甲七十人及李位家主李昱等心各不平呈
首真情結揚無預蒙將三亮擬配揚豁供明一面解府一
面申院亦批仰松江府覆問速詳轉發華亭縣揚覆簡審
無異情解府蒙府主閻添拘業師家人楊忠貴等結揚果
在館中講習並無回家蒙批開陸揚向在貢生揚繼隆家
講書原非在家先行姦也九年三月十一日准供訖豈被
惡等百金買囑權書滅不詳院改送理刑徐當年八月十
五日亦審與揚無干批開華青二縣審已得情各犯亦輸
服無辭矣二十三日招揭解府豈惡等于解府之際復賂
前書譜稟府主閻抽出三月十一日准供及楊忠貴等結
狀仍各利口幫執以致復送理刑徐比時又遇前院曾臨
錄亦審與揚無干各惡重責案驗未轉即蒙理刑徐覆審
極察揚寬但府主業已聽讒而揚眇然孱軀羈紲內禁恐

泰山壓卵命不可測隨改外舖面諭隱忍認徒日後再處
突改吳祚偷盜櫃銀揚打致縊擬贖二年各惡倖免申詳
前院於外雖遇赦息但心跡未明有干向進痛思揚蒙冤
之日尚以齧齒離家從學一旦飛陷重辟網禁三年固合
郡縉紳塗人所共知者况照據証生前打傷頭骨粉碎則
宜當時即死安能復有縊痕歷簡骨碎無芒顯係死後殘
毀初陷之時但誣姦殺二年以後突稱盜銀冤情顯著幸
終得白再覩天日聊記其畧云

蒙冤略記

揚祖文學悟庵翁元配沈孺人生一子橘既長病故沈後
無出復娶葉孺人生子柝即揚父豫門翁也在嘉靖庚寅
歲祖年已踰壯雖學士文裕公貴顯祖為介弟素董鄉賦
家頗饒給與從子輩同居中有名楠者最險惡著名其二
子勲勲復武健貪忍利我祖厚貲藐我父幼弱每竊倉儲
出粟數十石恣取無厭祖獨身寡助亦無如之何揚父至
髫年即個儻能事惡不得恣取如前由是深啣我父時先

學士已謝世矣家聲中落祖賦後重煩會計一鄉轉運萬里勢搶攘危若朝露惡乃乘間為奸幸我父出就督學試補博士弟子員悉發情弊訴于西臺積患一洗而惡無所肆其謀然憾益深矣祖享年八十有七乃祖我父仍與三惡同居孤子少援而賦性介直無所隱諱惡孽密持謀窺伺適失思快夙志久亦不能中害歲在萬曆丙子丁丑間我父困于築堡斗級及長叔重差等役度不能支爭忤邑令教令有意過督之惡乃投間抵隙力圖傾陷時不肖年十有八攻苦力學稍有聞譽惡黨側目相與為奸謀益力且謂刈草者必去其根怨其父而遺其子自貽之戚矣於是乘父在城叔貯櫃銀揚亦在外附名宿揚青萍受業隔家四十里峻伊外父曹念逼占義男吳祚拆散伊妻致祚忿縊即鈎惡少李位將帶釘門門打毀屍額促念誣訟我父及揚於邑令令挾私憤不論曲直將父褫斥衣冠不肖擬絞解府幸府主駁批發青浦縣然猶係獄三年辯謀紛紛不得昭雪家業盡傾叩閤無自適寧波赤水屠公為青

浦令到任甫一月夜行聞禁書聲心疑冤獄乃覆按前由
即提惡黨廷鞠惡猶強詞力辯公拍案怒目叱曰此真不
仁之人隨喚揚上堂出人而不仁如禮何題面試揚帶手
鈕潦草拈就公嘆異至再緣上臺未經申理特寬揚外舖
日給三飧夜給膏火具文申白司李岫雲范翁檢吾徐翁
同力昭雪惡復挾厚貲買囑權書進諛于府主閻逼令擬
贖以碍日後進取揚念不甘擬贖恐泰山壓卵命不可測
徐屠兩公俱面諭隱忍認徒出獄之後當再申理不得已

從之是後復具呈郡邑辯明心迹并蒙開徒計揚之受冤
在戊寅而昭雪在壬午時年已二十有二而惡每於考試
時百計中傷致揚又淹困十年歲庚寅惡兄弟憲犯入禁
揚得就試為邑諸生萬死一活幸邀寸進曩年冤跡何必
掛齒顧以硜介之身受非常之禍或咎余父剛直所致是
既受其冤而復加之過也不勝憤恨乃就本末而記之時
萬曆庚寅夏日

上海縣改折議上撫按兩臺

竊惟則壤成賦固體國之恒規而通變宜民實救時之急務照得本府所屬俱泐漕糧但各縣地勢平行止水深濶多種稻禾以其所產供其所需公私兩便惟上海縣傍海沙瘠斥鹵之鄉高亢之地貯水既難無從車戽故種粟非便多植木棉夫木棉柔脆澇則滄爛旱則枯槁颶風時作梗折枝摧較之數歲荒多熟少即使幸逢豐稔米無從出其漕糧南北運等項必將所獲棉花減價求售或近糴之

蘇常或遠貿之江廣輸運甚艱時亦有客未浮海而來商人以遠販之故必索高直居民以催併之故甘受勒指迨至客米上倉則糧長刁難索贈倘其漕額未足則豪軍逞勇憑陵花豈候若泥沙米價忽如珠玉往年頻稔尚苦支吾近歲屢災益難措手故併白銀一項亦愆期不能輸納也目今救敝良方莫若懇求改折蓋改折則民家斗粟尚不至罄竭無餘而所產棉花亦不必登時易米省其賤賣貴糶之苦則民自舒成其木棉織紉之功則利較溥將使

數月之內悉完各項官銀此亦國家之利也更計所折之銀給軍尚有餘羨民不傷財國不減課則改折之計何碍上供乎而况備禦地方則尤不可一日緩者蓋本邑當海道襟喉為東南重鎮如嘉靖三十二三年倭報乍傳隨達城下蔓延腹郡害及留都若海邑者信夷艇出入之必由江南安危之獨繫者也強兵為要足食尤先即今富家巨室歲無百石之儲窶戶畷夫日資升斗之易平時猶賴四方轉運萬一有警亦安能驅枵腹之民嬰空城而守乎若

此者凡以地不產粟而轉漕滋耗耳今島夷未靖禦備宜周欲固疆圉必先要地更當處置得宜養其全力俾民有卒歲之儲邑預備兵之粟則海邑安而東南有賴矣今國家歲糜百萬以固北邊獨不能假一著以為防海計乎且以出粟論則江南諸郡孰若本縣之極艱以寇患言則沿海諸鎮孰若本縣之最逼即邑以海名而知他非所例矣且鄰邑嘉定亦以苦于出粟欽允改折行之廿年民漸樂業明效已著至如海邑生寡食衆與嘉定等而險要當衝

又有與嘉定不可同年而語者澤中之鴻嗷：欲訴茲者幸遇仁臺存心當世目擊時艱念海邦易粟之難計重地當培之故特賜請題著之令甲甦民困而漸復流移裕民力而可資保障則不惟海邑生靈幸甚實東南幸甚天下幸甚

包補法覆議上鹽臺

竊惟立政者害去其甚利從其十利害相半固難久行利
九害一猶非全筭若夫搜奸人之窟穴拯萬灶之顛連毫
無損於國課大有利於民生者包補之法是也今甲凡糧
稅均徭等俱屬縣官考成獨灶課職在鹽司而上海諸團
墩場又為潮汐衝齧水淡利微灶戶日瘵課價難完逃亡
流散總催廢箸鬻子望洋代課哀籲無從為患已久夫灶
課者灶丁所輸重務也總催者鹽司所編灶中殷戶而各

團場官所督率以辦課者重役也灶丁亡而總催散灶籍
幾空課價益難理矣往蔡龍等屢將前患呈院道院道行
勘而前劉令申報云查得恩典每灶一丁應免田徭銀貳
錢九分夫貧灶流散安得有田多為富室豪家與奸胥相
挽冒名詭免灶戶毫不沾濡方今救弊莫若鹽司末減課
價本縣將均徭槩征以富豪冒免之銀抵無從可辦之課
是謂包補於法甚便於是院道批允著為定例頻年來啟
戶稍息貧灶得蘇亡子漸反有明效矣不虞別縣徵解失

時而喜事者遂生歸場之議謂宜仍責總催辦課而場官
督率云各催及各灶聞之驚怖流汗憂心如割某等切思
包補一法並不害及一人亦不少損課額其所不便者獨
有富室無從詭冒奸胥無從染指耳但不知祖宗恩恤與
上人秉衡果將優養此輩乎抑將澤及萬灶乎喜事者欲
更之意不過曰有司徵解失時又曰鹽司與縣官碍體行
催不便夫華亭別縣某等不知其詳至於本縣常年通關
批迴可查若其失時自有明法安得見刑廢屢至云司縣

之休即如水鄉蕩價向在本縣徵解未嘗墮悞何獨包補
遂稱不便乃罔恤民憂欲蹈前轍殊為詫聞且墩場衝嚙
之後正供尚不能給縣比尚不能完而場官卑職得行於
逋逃之戶乎抑責之總催而不顧其俱斃乎不可不察也
切見徐分司申詳橫浦場包補事例一如水鄉蕩價竟入
有司考成不復関涉該場致生推調如此則碍體之嫌與
歸場之議可盡捐釋矣伏祈台臺詳究利害嚴示遵守令
奉行者曉然于此法之立上下均利至便也永久無弊至

善也且事関民生非可數々紛更者也則貧灶幸甚萬靈
幸甚

濬虬江議上邑侯

竊惟本邑水利黃浦淞江其著者也吳會諸水盡由是以歸溟渤所繫非止一邑自淞江屢疏屢塞而黃浦獨任宣洩於是利害不侔矣茲不暇具論而論本邑之支流支流碁布甚衆要與鄰壤相接通行李之往來利泉貨之出入者尤為要津昔人營立縣治於大浦之濱不特以巨浸環其左謂可西通內地以轄海隅且控往來出入之要會也請自邑治按之由浦南行十里入龍華港以達於郡則藉

蒲漚一河由浦北行三里轉西經柵橋以達於嘉定太倉
蘇州則藉虬江一河是二河者茲邑南北之咽喉也如舍
蒲漚而泛南浦驚濤飄忽暴客縱橫非可常試如舍虬江
而由泓口以抵江灣率皆村落小港淺隘紆折芥為之膠
孰若二河之安瀾便捷哉誠所謂要津而不可一日壅者
也辛丑以來兩河告淤農商交絀海甸萬戶傍徨無已幸
會執事捧符泣止俯察民瘼首事各掉席未煖而蒲漚四
十里之津告厥成功達府之徑大通矣士民手額咸謂不

日而虬江可並舉忻忭無極詎意再歷寒暑疏導無期日
者父老連呈候命遲久未下豈以蒲漚疏而虬江可塞耶
抑大役難屢動耶或亦未審形勢之緩急與夫難易之分
數也伏按虬江東接大浦、潮一至頃刻灌河沙隨潮湧
其停渚易然潮勢迅急苟疏淪以時蕩滌亦易固通渠也
因萬曆二十六年塘長偷安苟簡塞責遂至積汙阻隘難
行如距太倉百里程一日耳今必四日距蘇州二百里程
兩日耳今必六日士民畏蹇滯則紆行南浦險盜叵測商

賈不利涉險則起剥負擔勞費倍蓰役車告哀百貨騰湧
矣去夏僅浹旬不雨而禾苗傷去秋僅霖霖旬日而木棉
燬其在三十保等區雖傍吳淞因水口漸塞亦引虬江之
流以潤桔槔今虬江堙復何所資旱涝無備婦子仳離矣
此則形勢之急而不可緩也僕嘗履其地而度之循江西
步二十里即屬嘉定縣界奚家橋水道頗深濶獨在本邑
界內者多淤耳然二十里之間淺深寬窄更自不同其最
淤者不過十五里而止非有紆迴綿亘之遙浩繁而不可

舉者也計工止須塘長三十餘名各排年分段起夫非必
動費官錢鉅萬肘掣而不能專制者也其地方民居稠密
昏夜行舟保無盜劫之警非若向時吳淞一望無烟極目
灌莽鹽盜出入恣橫而难于究詰者也底濶五丈面濶十
有一丈加深一丈嚴限畢工期以二月竣事而嘉定太倉
蘇州可由此以達矣此則疏導之易而無所難也執事已
濬蒲漚四十里矧此後事半而功倍者哉自古名賢未有
不究心水利者永樂間夏公原吉嘗濬范浜以接大浦穆

宗時海公瑞大浚吳淞布袍蔬食躬行勸勞則虬江之澦莫不有其車轍馬跡焉執事勛名寧讓古人乎夫身膺民社之職宜任民社之憂今吳淞復淤為邑大患且支流三百壅者過半何一非執事所當熟籌者然經國大業次第修舉蒲與虬二役為之權輿矣

移鎮防禦議

竊惟瀕海偏隅州縣綦布聲勢互援其相隔最遠者不過四五十里惟上海西距府治百里北距嘉定縣治八十餘里南距浙江地界二百里而東至海壖則不及四十里是誠遠于應援迫于危險孤懸之特甚者也嘉靖壬子倭夷入寇上海被禍最先亦最烈有明徵矣故曩時當事者相海艇從入之處建吳淞所城壓以重兵鎮以總戎迄今越五十年而吳淞閼塞海水從東北李家洪衝決濶大直達

黃浦去所城懸隔十五里至上海城則較近二十餘里夫
所城遠則防禦難周上海近則舟航易達萬一蠢爾竊發
鼓棹順流不移時可達城下聲息不及傳備衛不及施此
其等處堂之日抱不測之憂誠旦夕危疑不能帖席者也
度其地勢必宜移置所城第工力浩繁更張匪易然坐視
踈虞則尤不可伏查松江府海防廳專為防海而設一府
三縣獨上海一縣枕海為華亭青浦門戶邑治舊有海防
道衙門垣宇森然往年同知羅公嘗坐劄其處後曰承平

漸懈且或者倡為移鎮金山之說夫金山荒郭耳又無洪
波巨川可揚帆深入叅戎憑陸而居依城而守自足保障
何煩別議且地極西南去川沙寶山諸堡百五十里勢難
遙制惟上海較為中處而庫獄倉庾四十萬稅糧之地藪
名文物數百年訓聚之邦恐令其子然遐棄無專官為防
海計哉夫邑令專城豈難兼局第於沿海軍司分不相統
故文移每多擔閣羽檄往後時誠莫若海防移鎮邑中
申約束明節制則弁司稟仰塘報絡繹可坐籌而預備也

至若李家洪口請申飭寶鎮堡吳淞所東西巡瞭防守其
餘沿海川沙三團窪蕩之處當令各造戰艦練習水兵嚴
哨望焉夫統制近在腹心則中外不懈防禦周於耳目則
戎寇自消如是而孤邑安孤邑安而華青之門戶完三吳
之藩籬亦固矣謹議

紫薇堂集卷六

明雲間陸明揚襟玄父著

貴溪尉劉公墓誌銘

文鈔選本

公諱文榮姓劉號凝宇其先由六合徙澄江再徙於靖遂
為靖人族屬繁衍代有杰士公考曰效耕妣朱孺人家世
中落孺人又早歿公故棄儒術銳精耰鉏播歛之事偕室
人亦朱攻苦搯作力致甘脆以奉效耕翁效耕翁安之久
乃生計日裕其仲文傑文極文標俱幼且多慧公曰我少

至若李家洪口請申飭寶鎮堡吳淞所東西巡瞭防守其
餘沿海川沙三團窪蕩之處當令各造戰艦練習水兵嚴
哨望焉夫統制近在腹心則中外不懈防禦周於耳目則
戎寇自消如是而孤邑安孤邑安而華青之門戶完三吳
之藩籬亦固矣謹議

紫薇堂集卷六

明雲間陸明揚襟玄父著

貴溪尉劉公墓誌銘

文鈔選本

公諱文榮姓劉號凝宇其先由六合徙澄江再徙於靖遂
為靖人族屬繁衍代有杰士公考曰效耕妣朱孺人家世
中落孺人又早歿公故棄儒術銳精耰鉏播歛之事偕室
人亦朱攻苦搯作力致甘脆以奉效耕翁效耕翁安之久
乃生計日裕其仲文傑文極文標俱幼且多慧公曰我少

以食貧棄儒今邀天幸漸就羸矣奈何復令若輩屈首麤
裝不遊大人以成名爰資諸弟就學既而諸弟次第入庠
效耕翁益樂甚及仲極無祿遺藐諸孤公又為置別業令
各有樹立且家累一不以煩傑曰令器需其有成傑遂刺
刺有聲食廩餼居然諸生中上駟矣時公惇讓愈篤而家
業愈隆起田園倉積數倍疇曩越數年公竊念曰吾翁春
秋高而弟又浮沉荏苒短繁效淺未知稅駕何日脫此六
尺軀沒世長為農夫也者丈夫襟期之謂何而抑又何以

娛親於是應天子詔輸粟入邊謁選人授貴溪尉我々章
服歸以拜其高堂而效耕翁喜可知也當公伏田間與家
人同甘苦力作詎其時無鴻鵠之志乎哉命與世違遵養
時晦運其智畧猶足素封古稱陶朱公三致千金諒不越
此一旦乘時策名化襁褓為軒冕佐理巖邑視其宰之事
一如其幹辦家事也噢咻其邑之民一如其撫諸孤馭臧
獲生養孳息靡懈之日也藉令公膺仕當途風雲玄感所
建豈不更卓犖古今而寧遽出陶朱公霸越下哉公施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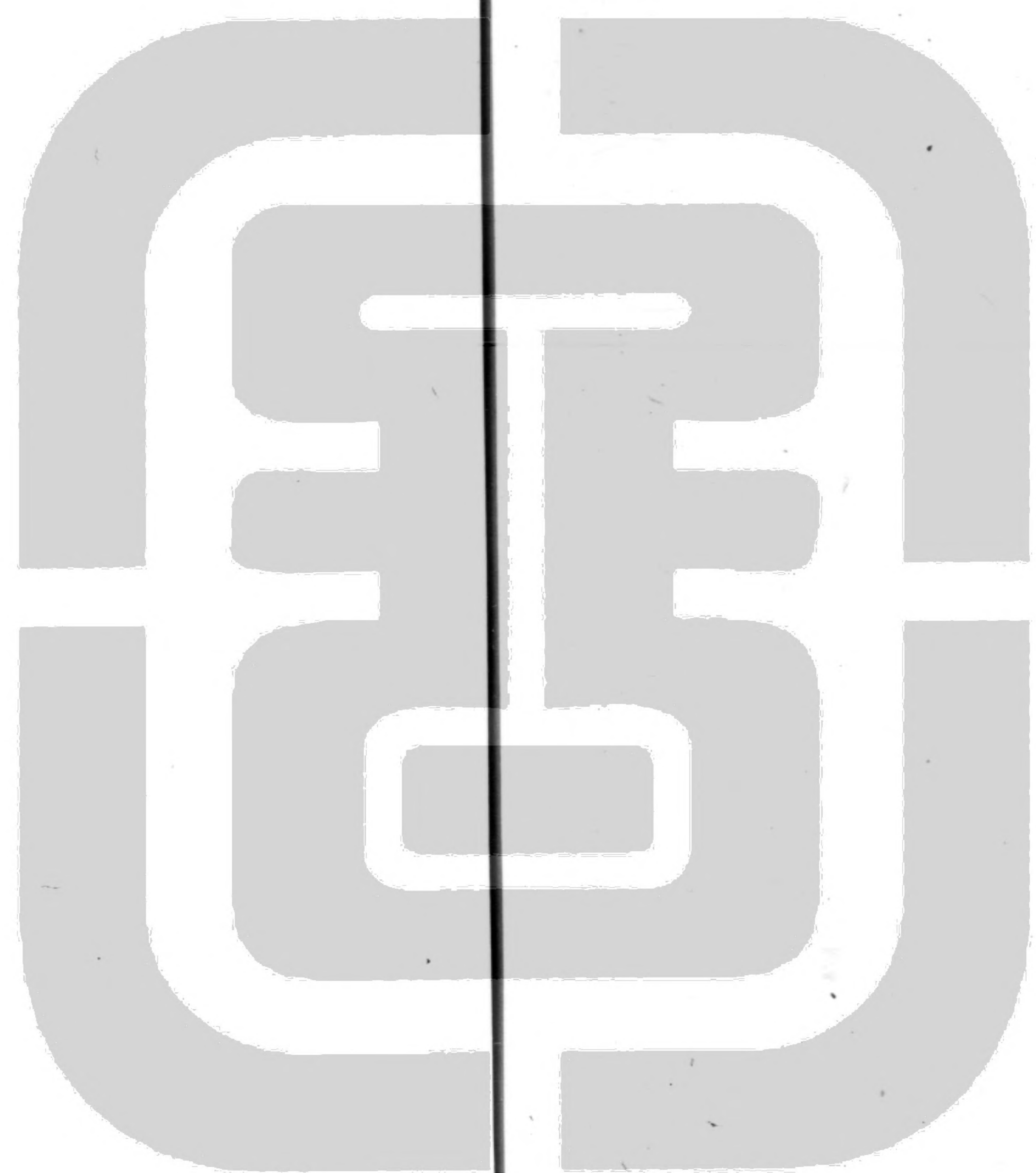
竟而效耕翁忍以訃聞哀慟幾絕苦處三年竟不復仕則
知公曩者之捧檄果為親屈也葺治先人遺居更諸爽塏
然終不為張大規模曰令其可繼構書屋數楹日督其子
與弟之子而課業焉居無何俱補博士弟子員蔚有文采
折猶子產惟均尺寸無所私族有悍不馴者為人齟齬公
出金帛為救解得不及於難然亦弗令知每族人坵壠祭
奠諸費輒以身先貧不能舉者代之舉對客浮白劇飲竟
日乃罷歲時伏臘畢引宗戚同堂聚惟款洽周至生平待物

必以禮雖齟齬勿欺也然或縱暴相凌即強有力弗少遜
以故里中宵輦或啣之方是時公兄弟濟美而傑且起家
明經負時望藩籬完固啣者繒弋亦無所施及傑遊燕都
盍先朝露季標亦坊公痛惋幾于無生而抵隙者輒起曰
圖之此其時矣相與構彌天之網計以出公金錢一時當
事者皆廉公寃直之而公胸中隱、怍、不覺憤懣以為
若輩利吾財耳何事造為汙讒不經見之語以相加遺遂
病恚不復起其古朴剛方之性不習為繞脂柔一激而殞

勢固然哉蓋公能以猷畧內治生外治邑而不能弭鼠雀
之囂然鼠雀能奮其牙角以困公而不能掩公德業行名
之美公既歿頌公義者益籍籍云公生于某年卒于某年
今以某月某日卜塋于先塋之次子士燭予門下士知予
素仰公行乃手狀以墓石請跪而泣曰非先生莫銘先君
子予安忍辭嗚呼公以正持身以勤底績以孝友詩禮裕
後卓然人傑也哉謹次其事而系之銘

銘曰昔胡以乏今胡以饒俄事田畝俄服官寮人謀允臧

平格非遙咄彼鼠雀恣爾囂囂公形雖瘁公神不撓晦而
彌明抑而彌超水不必深山不必高巖之千秋實錄永昭



聖